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國春秋 第二十六回 定河為界大將軍封侯 指石喻心老庶長制佞

卻說湯開駭慌叫道：「中計！中計！」轉頭奪路奔逃，聞得高處呼道：「湯開不必恐懼！」急仰看時，正是冠軍，又驚又喜，率眾進城參見。金墉等隨到，火俱撲滅。乃召秦吉，將三百兵交與盧昌守寨餘者掣回聽令。諸將齊集，湯開問道：「老爺在大營，如何入內放火？」子郵道：「不佞何嘗入來，火乃雉所放耳。」秦吉道：「雉安能為此？」子郵道：「雉性直，行急則藏頭露尾。因見深仁堆積糧草甚多，故令金墉係緩線火藥於雉身，緊對雙毫釋放，鼓噪而逐之，自然投匿草間，火藥燃及，無不焚燒。凡百餘雉，所著之處勢必廣多，是以周圍並發，使敵難測也。又令金墉歸後領兵士於東門外攻打喊殺，敵將心疑定有裡應，必致倉惶。不侯帶兵挨城潛行，欲砍西門，恰好童深仁全家奔去，故未費力而得耳。此時童體仁已經膽寒，且養息士卒，明日前進。」諸將拜服。再說童深仁奔到元都，宿酒已醒，告訴內應放火，失了雙毫。童體仁大驚道：「雙毫被奪，屏障輻重盡失，君命休矣！」童深仁道：「彼得雙毫，必取元都，待臣竭力御之。」童體仁道：「弟可備辦破敵，於死中求生。切莫再飲！」童深仁領命。

次日，子郵令金墉守雙毫，自率將士抵元都。童深仁領兵排陣，戴雉尾束髮冠，穿龍須金鈕甲，背插五口飛刀，手提三尖利刃，睜著銅鈴兩眼，豎起鐵刷鬚鬚。左右擁護三千精兵，貼身排列十員女將。當下，秦吉舉斧，奮勇加鞭，女將春燕使槍迎戰。二十餘合，秦吉故露破綻，春燕挺槍串紮，秦吉左斧攔開，右斧飛砍，春燕交架無措，慌往旁閃，不禁自離離鞍，仰露塵埃，馬已跑歸。秦吉連忙下地抓取粉首，春燕旋身早已躍起，騰於秦吉騎上，舉槍直刺，秦吉揮斧步戰。九員女將先見春燕失機，齊奔救應，金湯亦領眾將截殺。童深仁將刀前指，左右精兵飛速搶陣，賴有駐弩射祝童深仁掄動銀刀，鉞括紛紛斷墜，單刀獨入寇軍，乘勢衝突，數次俱為弩箭射回。

子郵見深仁凶狠，恐其多傷將士，乃持如意戈在旗門首，舉腕金丸發去，正中深仁右拇指，深仁急用左手掄刀退走。子郵使戈一揮，兩邊將士紛馳向前，眾寇便擁深仁奔回。金湯等隨緊追逐，雙龍將士不能相顧，大半受傷。

童體仁領軍攔住，同退進城。童深仁用選形復氣寶丹敷治，立刻痊癒。攜刀跨馬，引兵復出，喊道：「英雄須於陣前定個高下，今在暗裡傷人，豈是好漢？請主將答話！」子郵使湯開道：「主將運籌取島，豈與小丑角力！」深仁大怒，舉刃狠砍，湯開揮抓相還。十餘合外，漸漸難敵。秦吉、洪青飛騎迎上，深仁並不懼怯。鬥過五十餘合，撥馬便走。三將哪裡肯捨，一齊趕去。深仁暗掣飛刀，旋即擊到，正中湯開，二將保歸。深仁尾著隨至，秦吉連忙抵擋，氣力不加，及金湯等出救時，已為深仁所斬。金湯拚命奪回屍首，士卒亦多著傷。子郵命用箍毒大黃靈丹與湯開服，泄除毒氣再行醫藥。令將秦吉殯殮。

只見童體仁又領雄軍臨陣助戰，同深仁齊殺過來。子郵見折了秦吉，又損湯開，深仁、體仁俱驍勇非常，必須親戰，方免將士吃虧，乃持戈策馬，接住童深仁。鬥過二十餘合，深仁敗走，子郵追下。深仁取刀擊來，子郵俱用金戈打落。童體仁趕到，咬牙切齒，雙戰子郵。有四十餘合，金戈架住利斧，深仁使刀怒劈，子郵閃開，就勢抓得刀柄，順戈向體仁咽喉，童體仁慌舉斧攔隔，金戈卻串在深仁腕上，深仁急避，已中左肋，跌落尖埃。童體仁連忙拯救，不防回戈擊著，斷下右臂，伏鞍跑脫。擒住深仁，寇目女將齊出搶奪，子郵揮戈，紛紛墜地，猶有三將撥馬奔去，這陣斷傷體仁，擒獲深仁並女將七員。子郵還營，令將深仁梟首，七員女將釋放。

再說童體仁大敗逃歸，緊閉城門，聞深仁首級揭於竿上，肝膽痛裂。又見女將俱道：「韓爺猛勇莫比！」體仁料生途已絕，齊集親入於殿內，積薪焚起，烈焰沖天，然後跳入火中，合家燒死。百姓無主，開門迎接。

子郵令將士撲滅了火，賑恤難民，延訪耆老，凡禁令之不便於民者除之。復遣四出，傳諭遠近城邑，盡齎印綬歸降，俱使仍還舊職。令何舟權領雙龍軍民事務，再問諸將，願留者在此，願去者隨回。金墉等全軍咸願留居，金湯等願回。子郵令將城內外未受聘及無夫家之女子，並年未三十願嫁之寡婦，分查匯造花名清冊。各處遵令查造，兩天呈上，共有一萬五千餘名。子郵命翌日盡到教場中擇配。次早，帶願留諸將士往教場，女婦亦陸續齊至。子郵按冊先點女子，後點幼婦，別為三等：每校各賞女子一名為妻，幼婦四名為妾；軍士各賞女子一名為妻，幼婦一名為妾，分班守營歸宿。半天配定，夫婦相率叩謝，歡聲如萬壑松風、海門潮湧。又檄天印，何方樓亦照樣施行，以安客身。然後命金湯等軍士登舟出口，揚帆向南，晝夜前進，直取品字城路途。

兩伏時已抵埠頭。金湯問道：「冠軍何不返國？」子郵道：「須見西、顧二公，將事交代，相與議之。」上岸使校持金箭先行，自同金湯等過品字城，經百結關，不勝感慨。到葫蘆卡束腰鎮，金湯問當日受劫的事，子郵將白額虎故違國太醫調治致危的話，始末說知，將王士人髮指。子郵笑道：「今彼死我存，你們卻恨甚的？」眾校乃止。

濟獨鎖渡，又近鴛鴦，金湯請道：「小將意欲仍駐紮於此，以候將令。」子郵道：「好。可同盛堅等仍居城中。」乃單騎到雲平嶺上。西庶長迎笑道：「先生一出，敗南北強敵，取二島疆境，而未匝三旬，亙古以來建奇功者，未有若斯之盛且疾也。」子郵牽駿馬，接令箭繳還道：「奉差偶不辱命，皆主上、庶長之洪福也。」西庶長道：「主上命議先生勛勞，史館奏定『廣望』徽號，現命工曹鑄印造府矣。待亞公旋日，再同授上。」子郵謝道：「另有鄙衷，上號俱不敢受，亞公亦是同情。願庶長代為辭謝。」西庶長道：「這是酬功，乃國之大典，焉得而辭！或有隱衷，彼時再議可也。聞金將軍湯隨先生歸，今在何所？」子郵道：「仍暫屯於鴛鴦。」西庶長道：「老夫今欲回都，因浮金求和，使者昨日過去，彼即具本馳奏，茲請先生偕行何如？」子郵道：「願隨鞍鐙。」乃同起程。四日到車橋地方，離黃雲城只得十里，見有大小官員都立路旁迎接。子郵連忙下車，趨近為禮。顧庶長扶著童子肩膊，迎笑道：「先生摧寇取島，奇功已非可擬議，且又兼滅天印，誠出望外。主上欲排駕為先生洗塵，老夫再三代辭而止，緣命儲君舉行在前篷內。」子郵謙辭。西庶長到來與顧庶長相見，同子郵並進。二位世子出篷迎上，子郵瞻仰，即便俯伏，儲君大步拉祝西庶長請過君安，內監送上果酒，儲君親手取敬。子郵欲跪捧接，儲君哪裡依。子郵躬身承飲三杯，受三果。謝恩畢，同人都上朝。島主降陛，子郵舞蹈高呼。島主扶起道：「寡人只欲解圍，何期並得版圖！敵匪受誅，百島僭伏矣。」攜手上殿賜坐，並賜西、顧二庶長坐。再問諸處行軍攻戰，子郵略表始便奏請與浮金息兵養民。島主道：「現有浮金使臣未回。」子郵道：「係何名姓？」島主命侍衛召至，子郵見康康珊，迎下問詢浮金君相安好，康珊俱道其詳。子郵轉奏，請差往營前與客卿邀燭相共議和好事宜，仍將表件交康珊帶還。島主依從，命合朝文武陪宴慶功。享畢，命大小官員隨廣望君，並捧印綬入新第。子郵辭之至再，島主不准，方才謝恩，同諸大夫進府拜酬送出。門官呈上冊籍，率領眾男婦僮婢叩見。廣望君撥開冊籍，揮去諸人，令先領旗牌，再上朝奏。

知島主賜三百護衛，廣望君道：「兵結農荒，兩國久受累矣。茲往公幹，人多則行緩，非所以解患安民也。臣僅單騎偕康使臣起程。」島主允奏，路無停滯，到天井關，客卿接著，一齊拜倒，痛哭不休。滿營將士莫解其故，都看呆了。還是客卿收淚，扶廣望君起來，步進營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幸而皇天憐念，使得相聚。不知可訪得歸之謀否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國仇家仇，寤寐切齒，深愁無法溯硬水瀑，出漩渦圍，惟聞逢百八十載元會，則尾閭盈，土地湧騰，漩渦溢而硬水瀑返。」客卿道：「怎奈只得十二時過後，依然復舊，且計其期尚有百餘載，如何能待？當另求良法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兩國山川奇秀，定多巖穴逸人，躬便訪求，或有所得。」客卿道：「賢弟明見極是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今浮金請和，兄意可否？」客卿道：「彼疾已去，而我病方殷，弗和奚待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弟與浮金周旋，君恩雖斷，而臣義難絕，須竭力以報之。」客卿道：「禮義最當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康將軍到都，主上原先定要夜湖為界，弟請差來與兄斟酌。竊謂浮石、浮金素無嫌隙，因小人構釁，以致棄好成仇。今群凶盡滅，弟只欲浮金謝過，浮石撤兵，各守舊疆。今浮金既許以溫良河木蘭渡為界，弟亦不便更改。請將表字擱結，仍然用書，兩國之君或不克會盟，請西、燭二

相代行，永遠和好。未知兄意若何？」客卿道：「所議在情在理，但表已到都中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已奏交康將軍帶回矣。」客卿道：「如此更免費事。可著康將軍先歸復命。」康珊告別去後，煮茗談論達旦。次早，客卿命蒲倜御廣望君進天井。

且說康珊行到關外，譙樓上巡守慎重道：「康將軍聽著：奉將令禁將軍入城。」康珊道：「現有冠軍在浮石營內，使我先歸奏知。煩稟楊將軍，末將奉冠軍命將表帶回，另議易書。」慎重道：「既奉冠軍命，且住聽候！」說畢轉身，片刻傳令進見。

楊善看過表章，審問清白，方許上殿。浮金主問道：「不另作難乎？」康珊禮畢道：「初至浮石，國主必要不夜湖為界，嗣後俱須用表，使臣返國易圖。」浮金主失措道：「這麼怎好？」康珊道：「哪期冠軍受彼國所托，平定天英雙龍，適值還朝，見臣在廷，詢知緣故，奏浮石主請以溫涼河木蘭渡為界，無庸用表，仍舊用書。浮石島主一概依允。今冠軍現在浮石營內與客卿議和，令臣先歸復命，冠軍遲一二日亦當至也。」浮金主歎息道：「有臣忠勇如此而不能容，將何顏以見之？今晚矣，明晨卿可往相國處細細達知，並如此如此與相國商量。」康珊領命。

卻說廣望君別了客卿，同蒲倜上天井關，楊善等迎著，歡呼涕泣。廣望君大略撫慰，同楊善入宮朝見。浮金主降階垂淚，道：「寡人昏憤，卿大苦矣！」廣望君俯伏道：「臣無涵養，性急氣勃，自取危殆，幾負聖恩！」浮金主道：「聞浮石主與客卿必須不夜湖為界，必須用表，賴卿之力依以木蘭渡為界而仍用書，國家受益多矣！寡人仍有後話，待相國到斟酌之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臣久違相國慈顏，亦欲往謁，主上何有所諭，臣便同相國籌之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昨已與康珊言矣，相國可來，則共謀之；不可來，則請決之。」廣望君遵命退出，楊善隨從，問金湯屯紮鴛鴦並取雙龍、天印情形，廣望君細將梟沙虎、焚體仁、獲福厚、子直避匿厠內擒得戮屍，及招金墉、湯開同往立功始末說知，楊善等人人歡悅。

浮金主差國太醫召宴，廣望君連忙拜謝，太醫遜辭，攜手同行，上殿領宴。浮金主持杯歎息，欲言又止。廣望君飲過三爵，浮金主命加，廣望君辭而復領三爵，浮金主亦不再留，命國太醫相陪，同進帥府。楊善迎入小酌，說些近事。直至天亮，乃齊早朝。廣望君奏明往龜息謁燭相，浮金主命太醫偕行。二人同到木蘭渡，黃廣多先已奉有將令放過康珊回國，今見蒲倜御廣望君來，俱趨參叩。廣望君下車慰勞，然後過渡。沿路兩國軍將迎謁自無庸說。

次日午刻方進龜息城，燭相欣然帶康珊趨立階前，廣望君垂淚拜伏於地，燭相國亦慌還禮，扶起上堂，問道：「聞浮石客卿與閣下有舊，信乎？」廣望君答道：「素未識面，速昔在汴梁忿怒誅奸，陷於囹圄，幾經磨難，而仲兄救之，志同道合，義如膠漆。前日受讒莫伸，剖腹呈心於獨鎖，遭邪黨白額虎故違太醫制限，幾至於死，仲兄又救之，並受西庶長愛護，安太醫救治，國主親調湯藥。種種恩德，捫臍莫報！」相國目視康珊歎息。康珊道：「昔日怨敵之將校，俱已陸續還歸，今知冠軍回國，定然傳告齊集，主上由茲魚水。又有金湯等在鴛鴦，萬人同心，玉砂岡可必得也。冠軍意下如何？」廣望君只作不聞。

燭相國問道：「康將軍所云中聽否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豈但速仕難言，即客卿亦非委贄浮石，惟願兩國休兵息民而周旋於其間。康將軍不識速心也。」相國道：「老夫固知閣下有以處之。苟得休兵啟民，永遠和好，何必定在本國？康將軍俱聞之，照直回奏可也。」康珊道：「謹遵鈞命！其和議，未知冠軍能保浮石無更變否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只有從中調處，此事兩島主主之，兩相國參之。『保』字，實不敢任也。」燭相道：「康將軍失言。韓先生非有先見，豈輕關說者？老夫心意猶不願以溫涼河為界，先生其為熟籌之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事體非細，實莫敢當，須請二相國共議。」燭相道：「先生有所未知。溫涼河發源於氤氲山，氤氲山與尾閭峰相對峙立，中枝落脈如潮鋪浪湧，起伏七百餘里，始結懸岩城。山北有泉，四時俱如沸水，故名湯泉。

漸遠熱勢漸減。繞過懸岩，復經西南六百八十里，到汾水涯匯涼水，涼水返出氤氲山之南。初出此水尤冷，及漸得各處溪河水合，其冷漸減。至汾水涯，溫水行西，涼水行東，由錦倚岡下三百里回螺壑，水之溫涼始旋轉渾合無殊。今議以溫涼河為界，若要自汾水涯起，殊為不便。先生意見如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向未悉其詳，只聞浮石島主堅執所議溫涼河水蘭渡為界。」燭相取圖指示道：「木蘭渡無防，下游俱可依議。其上如輿圖量去，當於轉杷潭入塢。塢之東山屬浮金，西嶺屬浮石。到戰龍湖，湖之東，城名磊珠，屬浮金；西城名媚川，屬浮石。其南俱以河之東西為界，直過競羊關，入赤兔谷、羽霄嶺，俱以路為界。至大黃沙川，則又以水為界，直到紫英河海邊，俱有七百餘里。先生以為如何？若溫涼河，則於東南仍要入內數百里，此事安能聽從？」廣望君點頭道：「餘竭力周旋，以答恩相鈞命。」將圖交蒲倜，謙遜入席。燭相詢問西、顧、客卿並以下賢材，廣望君次第回答。二人比前更覺眷戀。

次早，別燭相，同康珊返天井關。康珊將細話奏明，浮金主垂淚無言。又次日，辭浮金主，同康珊到營，客卿出迎，蒲倜將輿圖呈上，廣望君展開，逐細指告。客卿乃修表作函送黃雲城，請島主、西顧主庶長定奪。數日後，西庶長到營，充主盟使，傳命客卿為副使，一切便宜行事。復書於燭相，交康珊帶回。燭相亦進天井，奏請以廣望君為通盟使。浮金主允奏，即以燭相為正使，杞大夫為副，於木蘭渡之東築一城，浮石亦於西邊築二壘。相約吉辰，於舟中聚會。

涂期客卿仍令將士分班防備，再同西庶長登車，過天井關上船。二相向來雖神交敬仰，魚雁往還，卻未謀面。今日相會，各道渴衷，客卿、杞大夫俱一見如故。訂立章程，每歲增玉砂二十萬簍，再泛舟往，隨流直臨海口和合島，始返棹溯上轉舵潭，聯轡入塢，過戰龍湖，又駕船泛赤兔谷，易騎到大黃沙川，乘舟下紫英河，沿途議定地名疆界：瀝青、見春、沸波、烏白、紫藤、夷田、熏渠、象膽、萌菖、懸刀、催歸、乾臯、等山原五十餘城，繕成冊籍二本。

回到木蘭渡，西庶長、客卿、廣望君作別還營，發令往白龍調平無累、鐵柱，須將士退屯競羊城；令丹鳳龍遜預將士退屯於鐵牛谷。浮金燭相、杞大夫入關奏請島主回墨麟城，楊善仍留守，待盟後領軍駐紮墨麟。島主見渡東浮石將士俱拔營退回，乃令燭相、杞大夫、國太醫等同往墨麟城，約擇於辛未日相會盟誓。

再說西庶長、客卿、廣望君在營談論，忽有丹鳳將官余佑稟到。客卿令見，余佑進來，伏地痛哭。客卿問其所以，乃啟稟道：「末將隨龍將軍詐襲浮金，直至丹鳳城，先留於武守老蚌峽，有浮金將官冷月、冷星探得於武生辰，料必筵宴，引兵潛取老蚌峽，於武無措，城失被戮。龍將軍聞知，令末將守丹鳳，自率眾奪峽。不期冷月將百姓並儲蓄盡移於山谷中，四處埋伏。龍將軍到時，冷月出戰不勝，閉守三日。又戰，詐敗，領軍逃去。龍將軍入城，伏發圍困，將各路壘堵。末將聞報，即留神將餘無能守丹鳳，自帶虎翼軍裹糧往助。斬寨奪路，到得峽內，僅存十七騎。勸龍將軍殺出，龍將軍道：「不可。此地乃進退要道，若係失卻，丹鳳何由饋運？必須固守以待援兵。」令小將往桂子壑蘭花岩召小將軍，奈途逕俱為浮金佔據，又未知小將軍勝敗存亡。末將回信，見糧食已盡，士多饑倒，勸龍將軍衝回丹鳳，龍將軍道：「守可絕命，斷不捨城。」令尋到大營請救。末將領原來十七騎闖過錦屏岡，遇見浮金糧餉，殺散保護，將士奪有豆米百餘饋運回。方到濠邊，遇著冷星，趕上截住，將十七騎殲盡，末將身受十餘槍，只得棄馬爬山越嶺。今已四天，龍將軍多分不妙也！」客卿驚道：「龍遜可惜！均已議和，只好奏請，旌表封贈也。」余佑道：「龍小將軍現在何處？」客卿道：「現正監築渡口壁壘。爾且於後營調養，今令甘談、郭昱持符替換龍街。」甘、郭持符離營，將晚，只見龍街進帳，參見畢，客卿將龍遜被困說與知道，龍街大驚，請率勇健赴難。西庶長道：「不可。老夫修書與燭相，圍自解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請庶長作札致燭相，不佞悉這條路徑，同小將軍前去，庶幾得免遲誤。」客卿道：「據數看來，老將軍應盡於老蚌峽。」龍街聽得，淚如泉湧。客卿慰道：「信將軍盡節於天井，余先鋒捐軀於龜息，俱待回師一並奏明，旌表建祠，血食於秋也。」龍街叩謝，請廣望君起馬。客卿向廣望君道：「既已許之，可率前往，令諸將士退屯鐵牛谷，著龍街扶柩歸來。」狼頭、虎翼軍士俱願同去，客卿准行。

次早，廣望君作別，同龍街等向蓓蕾巖山路進發。第三日到老蚌峽，見係浮金旗號，龍街悲慟，將士皆號淘。廣望君令小校於城下傳知，冷星乃出參見。廣望君問：「龍將軍何在？」冷星答道：「龍將軍圍中斷糧，兵士死盡，亦自刎身亡。末將哥哥冷月敬其忠勇，以上大夫禮殯殮，設靈於衙門內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令兄請會。」冷星道：「今有東邊平脊島聞本國兵敗，結連九島侵擾疆鄙。旭華署將蔣鐘病病重劇，燭相國札諭云：『已與浮石西相、客卿議和，冷月可往旭華關經略，替回蔣鐘調治。』哥哥得令，昨

日逕行。」廣望君命冷星引龍街進城迎柩出停忠烈祠，自領軍將屯紮明珠墩旁。龍街隨冷星到帥府左邊，見喪幔俎豆齊整，香燭輝煌，揭高帳幔，起開棺蓋，面色如生，果是上大夫服制。仍然收拾完好，齊聲痛哭。冷星代備上禮儀筵席，龍街大慟。祭畢，冷星令撤去另行弔祭，龍街稽顙謝訖。冷星又具冥衛護送入祠，軍士見到，俱垂淚涕流。廣望君親臨拜奠，龍街切辭。廣望君道：「老將軍忠於王事，盡節而死，如何不奠！」奠過，諸將士哭祭，龍街俱謝畢，復設宴謝冷星等。

次早，發輕車出峽，取路西南。又次日，行有二百餘里，地名含葩坡。廣望君見山回水轉，氣勢不凡，與龍街道：「觀此山形勢，確係佳壤。前聞信將軍、余先鋒尚未歸國，何不移來合葬？」龍街道：「恐與敵境逼邇，日後受累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凡為人好詐鄙卑，雖埋于家中及深隧地底，亦必遭劫。今三公皆忠烈之臣，百世敬仰，雖塋於懸岩龜息，亦無妨事。或有奸徒竊掘，而三公之英靈在天，且將保國佑民，豈反不能殛殺賊匪以保身耶？」龍街欣然從命，一造起草篷，權厝岡上。龍街帶二十名軍士守靈，餘俱隨廣望君回天井。

次日，進大營，客卿問龍遜事體，廣望君說明。西庶長道：「前日畫定疆界，奏上批回，依義擇於明日和盟，所有一切事宜須請斟酌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二相自不偏忒，速無庸贊詞。」客卿令取出兩函，乃係二相不謀而合之條款。廣望君視畢，點頭道：「二相相同，足見同心同德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前天欲定築壇之地，燭相議各削石壁以鑄盟詞。仍用樓船，無須另行興工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如此更免糜費。」當夜無話，次早，過天井關盤根谷到木蘭渡，黃廣多等將士擺列成陣，對岸王厚亦然。燭相令康珊請西庶長、客卿、廣望君全上樓船，燭相、杞大夫亦到。備具禮儀，告於山川神祇，磬白梟烏窺以為背義者樣。讀罷盟書，削壁鑄勒，另刻銅牌沉於河內。大小三軍藏刀解弦，楊善引兵過渡往墨麟城。兩國大臣飲酬盡歡而散。

不說燭相回國，單說西庶長等進天井關，問得信恒殯所，設筵祭奠，令余佑送往含葩坡，余先鋒靈柩亦經迎到，同日合葬而各造塚。西庶長同廣望君先回浮石，客卿令龍街鎮守鐵牛谷，余佑為副，管轄谷東、西、北各處地方，黃廣多屯盤根谷，甘淡、郭昱守渡口，雙城、蒲倜守羊腸峽，慕榮、夏奇守交紐關。客卿駐紮天井，改舊行宮為學校，紮平無累守競羊城，鐵柱為副，兼轄城之東、南、西各地方。諸事擬議奉上，請命定奪。又造三烈祠於天井關，以祀龍遜、信恒、余先，請陣亡將官從祀。造孤烈廟於堆甲山，以祀時務達。百姓因利興害去，家歌戶誦。又見祭祀及時，眾心無不歡慰。

再說西庶長回到浮石，一切奏明，島主大悅，卜吉告廟，將日前先後擒獲寇匪海鯁、鐵鷁等獻首。乃命合朝上、中、下大夫集議，封西庶長為文侯，客卿為武侯兼大將軍。以芑頭加文侯為食邑，以雙龍封客卿，以天印封廣望君——廣望君固辭不獲。並命水湖灣詔到天井來。客卿迎入，擺設香案，俯伏，水湖開讀詔曰：

於戲！勛莫大於攘敵開基，勞莫著於進賢平亂。曩者朝廷多故，宵旰不遑，天賜良肱，降臨下土。肇跡於春水，儲運無艱；立法於玉砂，稽查有數。叛逆受誅，拔扈效順。已喪邊庭盡復，妙過田單；強敵心膂迎來，智逾鮑叔。雙敖一炬，膽落逃歸；天井圍成，魂銷進表。拓疆七百里，增城五十，厥功實懋，大典宜崇。其以雙龍為永傳之土，武侯為世襲之封。於戲！非報嘉謀，稍酬勞瘁。先生其欽哉！

客卿受詔，款待天使，乃修辭表，請水大夫復命。

旬日後，文侯又奉詔同廣望君到來，宣讀畢，再三婉勸，客卿始受。見文侯清臞，心疑痰疾舉發，問道：「君侯貴恙近日若何？」文侯道：「賴安太醫常時診治，平服多時。」武侯道：「顧庶長近日安否？」文侯歎道：「憂國心勞，食少骨立，恐難久於人世。」武侯驚道：「何為至此？」文侯道：「先生不睹老夫憔悴麼？」你道這係為何？卻另有事故。原來島主元妃生兩世子：長曰杲，次日昱。廉妃只生一女。元妃死後，廉妃愛昱而養為子。昱和柔而杲剛斷。餘、包、莊、畢之流，皆安昱而懼杲，乃相與謀，順廉妃之意，欲廢杲而立昱。囑國舅廉勇浸潤，廉妃亦為所惑，包赤心卻狡黠慮道：「事須從容，現有西、顧當路，殊難率舉。必須使二老不來阻撓，庶幾有望。」廉勇道：「他人可以利動，這兩公殊難措手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西、顧皆樊氏之婿，國舅外家亦係樊氏。須國母請兩庶長夫人進宮而善為說，或者不勞而成。」廉勇稱妙。復使其妻餘氏入奏，廉妃應允。

次日差內監宣二夫人。西夫人以病辭，顧夫人遵命見駕。廉妃先敘表姊妹之殷情，再慰問庶長之病勢，賜宴同席，甚相歡愜。後言世子輕躁，甚以為憂。又稱昱孝順聰明。顧夫人唯唯。廉妃遣內監護送回府，並賜珍貝。又叮囑致意西夫人，亦賜厚禮。

顧夫人領謝歸家，將情形告訴，顧庶長驚道：「此受群小蒙蔽，欲搖動東宮也。老夫當扶疾上表，以敗所謀。」夫人道：「情形雖似蹊蹺，然無實跡，豈可輕動本章？猶有賞賚西府姐姐各物，要且帶去面與詳言細說，待姊丈旋都再共商議，以杜其漸，始為穩當。」庶長依從。

夫人乘輿命家人持禮物進西府。西夫人迎道：「妹妹胡為厚慰？」顧夫人答道：「妹非貺者，乃同受貺者也。」西夫人詫道：「是從何來？」顧夫人將入宮見廉妃情形詳悉告訴，西夫人道：「我素不喜娘娘輕信外族，所以聞召極力推托。頒賜之物，妹夫人可代為如約辭卻。只說病沉且兼重聽，珍貝存下，恐有遺失，待痊癒時親身拜領。」顧夫人道：「謹遵姐姐命。昨日家相公聞得便欲拜本，妹子再三攔擋，請待姐丈庶長回都商議而行，家相公方肯暫止。姊姊可想，朝內正人寥落，兩個老頭兒許大年紀，只思執己之見，盡命捐軀，罔顧結怨遺禍，妹子甚為憂懼。」西夫人道：「家相公屢勸不轉，我也只得任他。妹夫人亦無用多愁，聽之便了。」顧夫人道：「姐姐吩咐甚善，家相公骨瘦如柴，若姐丈庶長相見，煩姐祖代托，唔家相公只可婉言，切莫再用激烈的言語。」西夫人笑道：「妹夫聽妹妹的話，姐夫自然聽為姐的話。」顧夫人也笑起來。

因顧庶長在牀，未便久留，相別歸家，將賜西夫人之物繳上。廉妃好生不樂，探得文侯已受盟回朝，便令廉勇將原件送到文侯。先時，夫人已將辭召並托顧夫人繳回各事俱經說過，文侯正在憤怒，忽報廉勇齎賜入府，文侯甚喜，和顏相迎。廉勇備道廉妃敬意，文侯道：「老夫權存，待拙荆小愈，親自朝謝。」留廉勇賞鶯粟花，呼小公子出堂拜見，廉勇謙讓：「不敢！」文侯道：「此老夫之幼子也。老夫平生執性，得罪朋友頗多。幼子稚頑，他時望國舅教導。廉勇道：「大公子逸群英俊，現為王事勤勞；小公子頭角崢嶸，他日必成大器。如欲採取贊助，晚生愚陋，未敢承受。當代擇賢良，不負所托者囑之。」文侯道：「若蒙厚愛留心，老夫定當結草！」廉勇以為得計，辭別往余大忠家。恰好包、莊、畢同坐談笑，見廉勇到，共問：「西老云何？」廉勇將見珍貝羅列詞色，欣然留飲及囑幼子說與四人知道，余大忠等鼓掌稱快。惟包赤心道：「雖然近理，也難深信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老牛舐犢，實屬真情，如何難信？」包赤心道：「且勿告其實事，須仍探之，窺彼音容，再為定奪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如何探法？」包赤心道：「只以芑頭、雙龍探之。」余大忠點頭，包赤心又向廉勇道：「國舅應請中宮扶桑滴露一盞、獅爪膏二方，傳命賜西老兒，方有開口之端。這扶桑露惟琉璃島琉璃峰頂可得。扶桑原遍蓋浮山諸島並各嶼洲沙蕩，長年垂露，處處皆有，但性穿金寶石，著物即消。惟琉璃峰頂，旁高中凹，受露全無虧減。島人用峰下之土和頂上之露，埏埴范以為瓶，收貯進漬此露拭目，去昏花，添明亮；掃眉掠髮，倍加光澤。這獅爪膏亦非易得之物——惟獅與龍鬥，龍死獅斃，方得獅爪熬膏。凡獅，渾身俱大熱，主散，獨有爪性涼溫，主斂而沉下，能除鬱結，祛痰涎。文侯年高多痰且日常昏，故包赤心取此二者，使其需用易收。又惟內藏方有，故假以為由。」

當下，廉勇使妻子請來，五人商定言詞，同到相府。文侯出迎，不是往時巖巖氣象，笑道：「今日甚風將群賢齊吹降也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晚輩因久違君侯，特踵謁問福安，途逢國舅，稱中宮知君侯為國心勞，有目疾、痰症，賜扶桑露、獅爪膏，特命齎來。是以同時進府。」文侯道：「老夫平素疏慢，何敢當諸君盛意？」廉勇道：「中宮不但常憂君侯貴恙，且前聞議加君侯封僅芑頭小邑，而外人反受大國全土，幾欲奏請更易。」文侯道：「蒙中宮如此隆恩及於老臣，若非國舅道及，焉能得知？叫老夫從何報答！」一面吩咐擺席，一面自將二物捧入收藏。旋出陪客。

文侯向來盛饌，人皆知之，因此做了一桌極其豐盛的筵席。歡飲之際，廉勇向大忠等道：「君保有小公子，將來實係大器，諸公見否？」同回道：「未曾會過。」文侯道：「少頃出書房，呼來叩謁。他時仰仗垂青培植。」廉勇道：「小子無知，今四位大夫皆在廷之英杰，君侯正好擇選也。」文侯道：「改期潔觴奉請奉托。」四人齊聲謙遜。廉勇道：「後嗣賢則興，後嗣愚則敗，俱須

預為之防，而國尤甚于家。今中宮因此朝夕焦勞。」文侯道：「為著甚事？」廉勇道：「前日勇之妻聞中宮聽得大世子暴戾，恐弗能承社稷，是以憂耳。」文侯道：「美哉！為社稷煩心，古所罕有。」畢競發道：「世子前在車橋未曾認識，及於華光樓看天花落，瞻得和平端厚，似守成令主，何云暴戾？」莊無忌道：「乃係二世子，非大世子。」畢競發道：「我道就係世子，不知卻係二世子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老君侯熟悉兩世子否？」文侯道：「雖曾屢見，記憶不清。」廉勇道：「中宮因二世子仁孝恭儉，堪為社稷主，常怪卻生在第二。」莊無忌道：「吳以季札為賢，父兄皆欲以之為君。苟利於國家，何拘在三在四？」余大忠道：「莊大夫之言是也。」文侯道：「未知主上之意若何？」余大忠道：「主上以社稷為重，中宮請之於內，君侯奏之於外，自無不依。」文侯道：「在廷諸臣若何？」余大忠道：「君侯諭之，大忠等相信者，大忠等曉之，誰敢異議？」文侯道：「常聞中宮愛養兩世子，卻未知近日少賢而長愚。然恐皆屬傳說，無所為憑。老夫妄動奏章，主上責怪，中宮袖手，如何是好？」廉勇道：「要甚麼為憑？」文侯道：「世子暴戾，中宮憂慮，俱無確據。」廉勇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待勇使賤內明日進宮問清，將憑奉覆。」文侯道：「老夫靜候。」包赤心等再問浮金定盟的事，復飲片刻而散。

次日，五人又至。廉勇欣然捧諭函交文侯，上有中宮印章。文侯展閱，先慰勞而後言世子情性浮躁，恐他日難以自保。文侯讀畢，袖書勃然色變，令左右拎出箱盒來，指堂前柱礎對五人道：「此石堅矣，然可方可圓，猶隨人意。老夫寸心，山平海涸不能復變。汝等可察盒內！」眾人驚慌，揭蓋看時，卻係中宮賜西夫人之物暨扶桑露、獅爪膏，並赤銅刀，另有參五人朋結亂國、先斬後奏的本章。只見數十刀斧捆縛手齊聲呵斥，進列兩旁，駭得幾人魂飛魄散，連忙免冠叩頭。正是：奸謀未遂心中願，國法先來頸上加。

欲知五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